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二十三回 長安宮同日拜丹綸 清虛殿雙飛簪彩筆

話說賈璉來至外書房，賈蓄正在坐候，忙站起請安道：「二叔大喜。」賈璉不解，問有何喜事？賈蓄道：「剛才朝裡蘇拉們來送信，說南陽那邊有八百里排單趕到，奏報統制周瓊連打幾次勝仗，一直攻到南陽。那駐守南陽的小匪目江魁，一聽官兵到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躲在牀底下渾身發顫。一般嘍囉們尋不著頭目，各自四散逃生。一兩個膽子稍大的，到節度使衙門去掠取財物，見那牀帳顛搖不定，心想這裡白天鬧鬼不成。乍著膽子往前一看，方見牀底有人，正是他的頭目，便保著江魁棄城逃命去了。那天，便由周瓊的隊伍首先進城，收復了南陽。今天有旨意：封周瓊一等子，賞珍大叔尚書銜，署理襄南節度使。也用八百里的廷寄發去了。」

我剛才給大嬸娘道了喜，叫我來通知二叔，就請您替回明這邊老爺太太。這是一件事。」

賈璉大喜道：「這一件已經夠喜的了，還有第二件麼？」賈蓄道：「那蘇拉又說起，今天江西節度使也有奏本到了，正是秦保蘭兄弟保守九江的政績，皇上降旨賞給頭品冠服。附本奏報學政出缺，請旨簡放。奉旨即著賈蘭署理。歷來各司道沒有署學政的，也是破格的恩典。剛好又和珍大叔的恩旨同下來，二叔你道可喜不可喜呢？」

賈璉道：「雖是意外之喜，也還在意中，只難得湊在一天上。我還要給你道喜呢！你這回替珍大爺看家，很出力。如今大爺做了封疆，那辦官的事還不好辦麼？」賈蓄道：「姪兒算得什麼出力，可是，這件事總要求二叔成全。若不成，我也要去做和尚去了！」賈璉笑道：「你倒像你寶二叔的兒子，這點小事，也值得去做和尚麼？」賈蓄道：「新近還有人編了一部書，說二叔您也做了和尚。不知是寶二叔做和尚傳錯了，還是那位編書的瞧您那一點像個和尚，我就猜不到了。」說罷，二人相顧大笑。

賈蓄道：「我還要到那府裡，對付那些報喜的呢。二叔去不去？」賈璉道：「我有點小事，要出城一趟，明兒一准在那邊兒。你先替我給大奶奶道喜罷。」賈蓄去了。賈璉便上去回明了賈赦、賈政，賈政心中也自歡喜，卻因門戶太盛，轉懷憂懼。賈赦道：「珍阿哥倒也虧他。那蘭小子到底年輕膽小，搶衙門那些人為什麼不殺了呢？他們弟兄各有各的偏見，這也是說不明白的。」

隨後賈璉又見王夫人道喜。王夫人正和寶釵說彩雲之事，恐怕賈環在外頭惹禍，不免焦心。聽賈璉說到賈蘭署理學政，便說道：「我整天替他們提心吊膽的。做個學政也好，到底是一條邊的事，沒有多大責任。」又對寶釵道：「這一來珍阿哥也闊了，你大嫂子不用操那些閒心了。你得空到那府裡，替他給他道喜，請他定個日子，來咱們這裡樂一天罷。」寶釵答應了。賈璉見王夫人無話，退下來自往城外去祭奠尤二姐。不必細表。

卻說賈母至赤霞宮就養，每日寶玉黛玉夫婦陪著說笑，又有鴛鴦貼身服侍，鳳姐跟在身邊，隨時湊趣取樂。空的時候，把迎春、香菱接來，湊上鳳姐、鴛鴦或是尤氏姐妹，也儘夠鬥紙牌的了。

元妃聞知賈母到了，親自來赤霞宮問安。免了國禮，還要行家禮，賈母連忙攔住。那天坐談甚久，又送了许多上用的東西。警幻和眾仙女也都來拜見，大家口口聲聲捧著老祖宗，還似榮國府中情境。這幾年在豐都府裡做兒媳婦的悶氣，都融化到爪哇國去了。

一日，鳳姐在賈母處陪著說話，黛玉帶了一個女子進來，看去頗有幾分姿色，卻是面黃肌瘦，鬢髮也參差不齊，好像剛留未久的。近前細看，有些面熟。見了賈母，便磕下頭去。黛玉笑道：「老祖宗認得這個人麼？他也常到咱們府裡去的。」鳳姐打量了好一會兒，笑道：「咱們家裡常來的人，化了灰我也認得，怎麼這個人總想不起？倒有點像饅頭庵的智能兒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偏不是智能兒，是秦大奶奶。」原來智能因污穢佛地，判定在血污池受罪。判官受了秦鍾之托，將他歸入輕罪減免的冊子裡。閻王又得了寶玉的信，自然不再挑剔。等到案子定了，秦鍾將智能領出，便帶到太虛幻境來尋寶玉。剛好赤霞宮旁院，尚有幾間空房，即撥與他二人居住。

這天來見黛玉，黛玉因要賺老人家笑笑，特地帶智能同見賈母。賈母聞說是秦大奶奶，忙問那個秦家。黛玉道：「老太太忘了麼？就是東府裡小蓉大奶奶的兄弟，從前在家學裡陪寶二爺唸書的秦鍾。」賈母道：「如今秦鍾那小子在那裡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前天來找二爺，就住在這前院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啊！我明白了。那回我們住在饅頭庵，我就瞧出秦鍾和能兒有點眉來眼去的。我心裡想：這點點的小秧子，會出什麼壞呢？那知道他們倆真串上了。」智能兒聽得，不免羞紅滿面。

賈母拉著他的手，問道：「你那年跟師父到府裡來支月錢，那是多大年紀？」智能兒道：「那年十三。」賈母道：「今年呢？」智能兒道：「今年二十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日子真快，他們都成了人，又另換了一身打扮，可叫我怎麼認呢？」大家都笑了。

鴛鴦走進來道：「老太太，那屋裡牌桌擺好了，二姑娘、菱姑娘，都在那裡候著呢！」賈母道：「我這幾年眼更花了，連牌都瞧不准。鴛鴦，你替我看著點，別讓他們給賺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盡說人家賺了，可沒瞧見你老人家輸出錢來。沒上場先搭上聯手，不知道誰賺誰呢！」

賈母道：「今兒咱們賭個東道，誰輸了，晚上弄點吃喝，可不許賴的。」鳳姐拉著黛玉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聽聽，老祖宗吃定了我啦。你就替我預備去罷，不要等回來費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這張嘴，真是至死不變的。」一面說著，便扶著鴛鴦到西屋裡。鳳姐跟了過去，和迎春、香菱見了，這就洗牌告么，大家鬥起牌來。

一會兒，尤二姐來了，見人手已夠，只坐在鳳姐旁邊，幫著他看牌。一眼瞧見賈母的牌快圓了，只短一紙八索，他便給鳳姐一個暗號。鳳姐把八索打出了，又要收回，賈母已將牌放下。鳳姐道：「你瞧我這牌，這八索怎麼能鬥呢？分明是鬥錯了。」鴛鴦道：「錯了就得認，那許收回去的？」正在嘔笑，黛玉送了智能，也到這屋裡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，咱們晚上的飯，別管誰做東道，橫豎是要吃的。我想弄個新樣兒：各人一份，各自把愛吃的點上，不要那些照例的菜。老太太看可好？」

「賈母正拿一張五萬要鬥出去，口中說道：「這個怕人家要吃罷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林妹妹他不為人家要吃，還不預備呢。」賈母方才覺悟，笑道：「什麼新樣兒，舊樣兒，這還是我那年想出來的法子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任誰聰明，都鬥不過老太太，見的世面又多，又會想法子玩，我們要改個新樣兒就改不出來。」

「說到這裡，不知道為什麼臉上泛出紅雲，便不說了。黛玉瞧出，笑道：「鳳姐姐在那裡喝了酒來的？」鳳姐道：「我自從那回做生日鬧了笑話，總也沒敢舉杯子，這是那裡來的話？」黛玉笑道：「若沒喝酒，怎麼臉上有紅似白的？」鳳姐笑道：「你現在什麼都懂得啦。可記得那時候拉著手兒對哭，老太太叫我去勸架，那兩隻眼就像烏雞眼似的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黛玉也不好意思，說道：「你這貧嘴。」正笑著，寶玉從警幻處回來。晴雯、麝月替他換了衣裳，便來見賈母。因他們正在說話，只站在黛玉身後。賈母一眼瞧見，道：「那位又是誰家的姑娘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，那是寶姑娘。」寶玉走上前叫聲老太太，賈母才看出來，笑道：「我這眼睛越發不中用了。那年雪地裡，他和琴丫頭在一塊兒，我就看錯過，那到底還是遠處。這才多麼遠喲！」

黛玉問道：「你去了這半天，有什麼事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目下玉京清虛殿落成，要一個好手筆的做篇記。那些有名的眾仙都不敢下筆。所以玉帝下詔，招攬普天下的散仙同去考試。」

這裡也有文書來了，警幻問我去不去，好據實上奏。」迎春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白中了一名舉人，這回也應該去露露臉。把天下群仙都壓下去，比中進士、點翰林又強得多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些全是虛名。我們世外之人，若還為名心欲動，也與祿蠹何異？只是那回玉旨賜婚，還沒得上去叩謝，這回怎好再不去呢？」尤二姐道：「人家都說天宮怎麼好法，誰也沒見過，到那裡開開眼也是好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那年跟師父騎龍上天，也曾在天門外晃晃，天苑邊伸伸頭。究竟那裡頭不能隨便進去，也如同白去一趟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我在世上，皇宮裡也常去的。黃的是瓦，紅的是牆，看不出怎麼希罕。這幾年，在豐都城，聽他們提起天宮來，彷彿有多麼富麗，多麼高貴，我都恨不能去瞧瞧。寶玉，你有這個機會還不去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女仙許考不許呢？若許考，你和林妹妹同去，豈不更好？這裡我給你看家，伺候老太太也是我的事，你有什麼不放心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鳳姐姐肯替我分心，我就決計去一趟。考不考，到那裡再說罷。」又悄悄拉黛玉的衣袖，黛玉會意，二人同至內室。

寶玉道：「妹妹，你去不去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去你的，何必強拉上我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一個人去有什麼意思？好妹妹，同我去逛逛，我多多的謝你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謝我什麼？我倒要問問。」寶玉眼瞧著他，不敢答詞，又再三的央及他，黛玉才點了頭。又道：「去是去，我不和你在一起，怪沒意思的！」寶玉道：「人家在一塊兒的多的很呢，單你這麼撇清。」

正說著，金釧兒進來道：「老太太那裡擺飯了。」寶黛二人便又同至賈母處。見室中安設長案，上鋪紫鳳絨毯，酒浮琥珀，花綴瓊瑤。仍是賈母上坐，香菱、迎春等依次坐定。每次上菜，各人只揀愛吃的隨意留下。寶玉卻只吃些時果。

席間，鳳姐笑道：「咱們今天到了紅毛國了。琴妹妹送我那張紅毛國的畫：一張長桌子，聚了好些人，不就是這個樣兒麼？可沒這麼精緻。虧林妹妹怎麼想出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回怡紅院夜宴，大家圍著一張大炕桌子，也是這樣擺法。不過那是圓的，這是長的，形式不同罷了。」

鴛鴦道：「老太太行個令罷！」賈母道：「咱們人不多，你想個熱鬧的。」鴛鴦取過兩顆骰子道：「咱們擲牌。長牌管短牌，短牌管雜牌，若同是長牌，按天地人和，以次遞管。這個令又熱鬧，又不費心。」於是，從賈母擲起，一擲是個紅九。香菱接著，剛好擲個么四，只得喝了。迎春、鳳姐等依次擲過，互有勝負。底下寶玉擲的是雙紅，正在高興，卻被黛玉擲個地牌。鳳姐笑道：「這還不是正管麼？別看他點子小，可是非管你不可。趁早乖乖的喝了罷！」眾人聽得都笑了。又擲了兩輪方罷。

一時席散。迎春、香菱各要回去，賈母道：「迎丫頭，你回去也怪冷清的，還是住在這兒罷。」迎春只得住下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，寶玉上去先給賈母請了安，便去尋警幻。將黛玉同去的話說與他，即日申奏天闕，回來又有一番料理。

到了考期將近，警幻親自送寶黛二人上至兜率宮。那裡住的都是一班散仙，瓊樓連苑，瑤樹當階；重重金粉闌干，處處碧雲庭戶，真是仙鄉福地。那些散仙，有的控鸞引鳳，有的駕鯉驂虬，遊戲其間，往來不絕。

當晚兜率大會，群仙來的更多，老少妍媸，其狀不一。更有奇奇怪怪的：或體生綠毛，或齧出赤翅，或兩耳生於頂上，或一眼出於臍間。寶黛二人真是見所未見。

那晚上，眾仙各顯神通，又變了許多戲法：一個仙官脫了青袍，掛在樹枝之上，霎時變成一條蒼龍，鱗爪閃動向空飛去。

一個仙女脫下翠扇，向空際一擲，變來兩隻青鳥，來回飛舞，啾啾有聲。又有八個仙翁搖身一變，都成了十三四歲的童子，面如桃花，向人含笑。有人想要玩月，只剪一張圓紙貼在牆上，即刻發出銀光，照成一片月地。有人想起賞梅，只拾一根樹枝插在階下，立時長成大樹，開了一座花山。

他們只顧鬥法，寶玉卻和黛玉連袂遊行，隨意看看風景。

遙見有人倚著玉欄，在那裡看花，十分面熟，黛玉道：「那不是小蓉大奶奶麼？」那人聞言，回頭一看，說道：「敢則是林姑娘。」忙即過來相見，秦氏笑道：「如今稱呼林姑娘不大合適，要叫你二孀子了！那回臨別，擲了兩個全紅，我說再見著，可要吃你的喜酒。如今真吃著了。」

黛玉兩頰微赭，半晌方說道：「這可碰巧了，你也是應考來的麼？」秦氏道：「我能認識幾個字，怎麼考去？今兒是來赴會，剛好和你們碰著。你們也住在這裡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就住在前邊樓上。」秦氏道：「我也住在前邊，咱們相離不遠。剛才看了一會變戲法，沒多大意思，正要回去。若回去，咱們就見不著了。」寶黛二人便和秦氏一起閒逛，一路仍舊說笑。黛玉道：「蓉大奶奶，你在情天上也沒什麼事，為何不回到太虛幻境去玩呢？我們那裡又來了好些人，連老太太都接來了，比先熱鬧的多呢！」秦氏道：「到了那裡，那能由著我呢？倒不如你們散仙無拘無束，愛到那裡就到那裡。」一時又向寶玉道：「寶二叔，你還想兼美妹妹不想？我們在情天上時常見面，他還問起你呢。」

寶玉觸起前情，不免悵惘，卻怕黛玉瞧出，忙拿話岔他道：

「鯨鯨兄弟如今也在我們那裡，你有什麼話，我們給你捎了去。」秦氏詫異道：「他如何到了那裡？」寶玉便將在豐都遇見秦鍾，以及營救智能同來幻境，都告訴了秦氏。秦氏道：「寶二叔疼你姪兒，真是沒得說的。這孩子也沒出息，正正經經娶一個不好，為什麼單要那能兒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也是情之所鍾，你是情天中人，怎麼倒說這話？」

三人正走著，見一棵瓊花開得正好，便在花下留連。遇見一個垂髫少女，眉目如畫，宛轉依人。黛玉問他名字，才知是杜蘭香。他見了黛玉，分外有情，相隨不捨。秦氏笑道：「二孀子，這位倒像是你的小姑娘。」黛玉道：「誰若有個好兒子，把他娶回去，配成仙偶那才有趣呢！」秦氏笑道：「給你們蕙哥兒說了罷，那不是如同你的哥兒一樣麼？」黛玉笑問蘭香道：

「你願意麼？」蘭香只是微笑。便有一個白髮老人走過來，瞧瞧寶黛二人，又瞧瞧蘭香，對他們一笑。從懷中取出一本小冊，拿起隨身玉管筆，不知寫些什麼，寫完含笑而去。寶玉笑道：

「你這一句話，又種下宿因了。」黛玉只顧和蘭香說話，也沒有聽見。

那晚大會，直到斗轉參橫方散。寶黛和秦氏卻已先回去歇息。

次日一早，有仙官至兜率宮傳述玉旨，召神瑛絳珠進見。

寶黛二人隨那仙官進了天闕。這番所見，比寶玉前次騎龍來此，卻又不同。只見絳宇嵯峨，紫都迢遞，一派宮廷闐闐，都列著鉤陳天仗。那七城九階二十七位到處都有仙官守著。

天鍾一動，天樂齊鳴，便有一位天君下來，領著寶黛二人，歷九層門，走過天庭，方至階下。遙望門座上，冕旒巍坐，氣象清嚴，知是昭明顯融昊天上帝，忙即肅跪九拜。笙簧漸歇，又有仙官傳述真誥。誥曰：

咨爾木石，既合允諧。惟爾之休，其益幹元化，時補天功，勿替朕之祿命。

寶黛二人敬謹聽受，又復九拜，肅謝而退。當下，賜他二人遍遊天苑天池。彩棟連虹，寶舟迷渚，萬劫長生之樹，千年不落之花，種種珍奇，不能殫述。又賜坐翠虬華蓋車，週遊了太微四門、上清九陌，方回到兜率宮來。

又有眾仙迎著道賀，周旋了好一會。隨後秦氏來了，一見寶黛，也是慇懃道賀，陪著說說笑笑。又同出去，看看那天都的壯麗，天市的繁華，真覺得目眩神迷，應接不暇。秦氏赴了兜率大會，本就要回情天去的，因寶黛二人在此，又多住了兩日。

轉眼便到含元殿集試之期，寶玉黛玉到了殿前，即有仙官問過姓名，頒給黃蘆寶簡，引他們入殿就坐。見殿上已有許多人，隨後來的，尚絡繹不絕。又一時許，方才到齊，共有一千九百多人，同做那篇《清虛殿記》。其中夫婦同考的，卻只寶黛二人。

黛玉向來才思敏捷，寶玉到了臨場應制，不免矜持艱澀。

那含元殿在九天高處，時有天風往來。寶玉怕卷頁吹動，忙將通靈寶玉摘下，暫且做個鎮紙，頓覺靈機濚發，落筆如飛。到了日華向午，天官又頒下流霞仙醞，玉杯深注，色勝桃花。大家飲了，如瓊漿甘露一般，更覺精神煥發。他們二人平日都寫的鍾王小楷，那文章也做得堂皇典麗，真是行行錦繡，字字珠璣。寶玉自己細校一番，又替黛玉校對無訛，方一同交卷退出。

那些散仙都是曾經得道的，那似世間舉子，把浮名得失掛在心上。出場之後，便仍舊攜偶嬉遊，結儔游騁。因此，寶黛二人倒認識了許多真仙。只有仙女賈佩蘭，因是同宗，往還較密。他也是來此應試的，時常談些漢宮舊事，黛玉聽了，只當解悶。寶玉素喜姐妹，也看他同喜鸞、四姐兒一樣。

那天，試卷經玉帝親自校閱，男女兩班各選了十卷，命刊在清虛殿壁，寶黛二人和佩蘭都在選內。又下了一道玉旨：寶玉授為碧落侍郎司文院待制，黛玉授為蕊珠宮真妃，佩蘭也授為蕊珠宮近侍。那些賜宴紫宮，謝恩玉闕一切繁文，無庸細表。

那天，寶玉到司文院，本是他舊游之地，繞過鬆陰，便是玉砌，一直走進那座秘閣。一般供奉仙官都來款接，一一通了名姓。才辯縱橫的是班揚枚馬，丰神瀟灑的是庾鮑沈謝，又有王楊李杜、韓柳歐蘇許多先輩。

最後見一人口操京音，也是姓賈，心中不免一動。及敘起名字籍貫，原來正是賈珠。賈珠也曉得有個落草銜玉的兄弟，彼此相抱大哭。歐九先生忙來相勸道：「此間兄弟同班的，只有子瞻同叔。前有二蘇，後有二賈，正是佳話，何必作此無益之悲？」又有一位姓賈的，年紀也很輕。說道：「我向來好痛哭流涕的，到了此間都收淚不哭了，你們未免比我還呆！」問他名字，原來便是長沙太傅，大家閒談一陣。

又有上回見過的王翰林，他不認得賈珠，卻和寶玉頗熟，忙來見禮。寶玉又替賈珠介紹道：「這就是大家兄。」王翰林向來倚老賣老的，說道：「你們府上，從國公爺以下，我都見過。赦老、政老，我們如同弟兄一樣，更不用說了。就只珠世兄早年玉折，沒得親近。如今和賢昆仲又成了同衙門，這也是想不到的。」說罷大笑。珠寶二人敬重父執，不免一番周旋，倒把他們弟兄一段傷心給岔過去了。

寶玉聽到閣前鶴唳，想起那回隨渺渺真人到此，預告我異日此中可望，可見萬事前定。便是神仙成就，也有個定數的。

再取那些書冊翻看，誰知即是六籍群經和歷代的高文典冊，並沒有什麼奇奧。心想：前次來時，何以一字不識？好生奇怪。

賈珠問知寶玉住在兜率宮，便和他一同回來。寶玉引黛玉見禮，賈珠向未見面，不免客氣幾句。又向寶玉道：「我上回見到玉旨，知道寶兄弟賜婚之事，很替你喜歡，只自恨無從相見。今兒若非同在院中，幾乎又錯過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自從出了大荒山，只住在太虛幻境。新近到

豐都去一趟，把老太太也接來了，珠大哥在此也是閒曹，何妨同去一聚呢？」賈珠道：「老太太我是要見的。只是見了家裡人，未免又牽動塵念，不如不見的乾淨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修道的，如水無留影，鏡無留形，難道珠大哥多年的道力，還自信不過麼？」賈珠道：「我入道已久，豈有看不透的？這只是個理。若說起情來，上對父母，下對妻子，一點責任也沒盡，怎能夠不疚心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還是為天年所限，像我丟下家裡出來，更說不過去。那回到豐都見著祖爺爺、爺爺，想起上輩那麼期望，實在萬分抱愧！比不得大哥有個好兒子，重興門戶，比我又強得多了。

「賈珠道：「兒子是兒子的事，也與我們無涉。你那哥兒安知不強似蘭兒呢？」隨後又細問

豐都兩府及太虛幻境的情形，寶玉都說了。

賈珠又要看寶玉那篇場作，寶玉只得取出稿子，和賈珠同看。那篇《清虛殿記》是：

衡乎廓乎，大圓之運也；漠乎閔乎，大昭之神也。宅一元於太虛，總六極以成始。隆施無際，至微不名。溯赤明之幹造，是握道樞；冒黃靈以苞涵，用宣物化。蓋惟清靡翳，洞乎霧霧之微；亦惟虛乃神，周乎窈冥之表。九鴻所括，宗於一尊；八極之維，斯為上質。玉衡穆穆，出陽衍生氣之源；珠門輝輝，居顯肇文明之祖。是則建紫宮以臨下，象纓蓋莖；規青宇以致崇，績乎旭卉。誠百神之景城，上昊之元觀也。

若乃三階既平，九累重拓。揆乾靈之正位，垂泰紫之茂型。

承虹接緯之觀，抗輝東曲；揆日考星之制，儼景中霄。玉砌金鋪，神光表瑞；電窗雲棟，赫象昭模。合萬宇以監觀，廓乎無外；渾四游以布矩，炳矣至元。固宜取則極樞，示規詆蕩。仰穹隆而俯旁泊，納氣象而出神明。匯眾有於玉台，積精集麗；著五常於丹地，受道斂華。十香芬鬱而朝薰，五音駢訇而晝繞。

曳紅揚翠，詎妨宸路之嚴；霞彩流金，亦表天閭之壯。然而熙熙曠曠者，蒼緯之所隆也；渺渺芒芒者，紫皇之所蒞也。致簡致剛，則凝德於清粹；無容無則，乃導化於虛靈。雲波不滓於青衢，陽華胥涵於藻府。

大哉萬物之郭，節厥章光；澄乎大圓之淵，資其蛸矩。霞墉九色，深淺成文；火藻六層，是非疑幻。總眾枝於一本，覘百派之真源。揭諸璇榜，與桂府而齊輝；惟此金題，若蒿宮之恒拱。珠巾玉案，就瞻即霄度之台；員井方淵，才能勝輪寥之館。

玉也，虛參丹訣，及拜彤暉，仰止霄穹，抱慚流壤。顧眄九天之上，叨許摳衣；趨嚮五佐之間，謬承授簡。范懿文於大赤，形以無形；闡衝蘊於正青，極乎太極。附題字於煙霄之列，擬上樑於月殿之文。張弓取喻，知有滌瑕蕩垢之期；煉璞輸功，徒托說有談空之目。不辭佻陋，輒效揆揄。頌曰：

恢恢乾德，如矩如輪。無為而勝，立極惟真。旋樞幹紐，道在天人。熟雲倚杵，視此嶙峋。浩浩懷襄，匪天斯縱。庶萌雲浦，閔嘿滋痛。懿綱不頹，實係德棟。庶幾重閭，一廓氛壅。

清以鑿垢，虛以循機。粟障宙合，靈光巍巍。陶甄萬匯，復睹雍熙。無分無際，元漠與期。紫場亭亭，丹廷肅肅。穹運星回，神威霆伏。含清為鋒，抱虛為鵠。玉稜壁門，俯臨萬族。尊紆霓彩，宇照霜文。圓青縹緲，太素氤氳。上靈允穆，渾元不紛。

億萬斯載，神化所根。

賈珠細看一遍，贊美不置。又要看黛玉的場稿，寶玉笑道：

「他是不給人瞧的，珠大哥若到了清虛殿，也許見得著。」賈珠又坐了一會，方去。臨去，寶玉又再三央及他同往太虛幻境。

賈珠手足情重，只得應允，卻還是勉勉強強的。不知他們果否同行，且聽下回分解。